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熊明遇謹

題爲亂黨次第收案事本月二十四日據應天府江寧縣申奉臣憲牌內開據標下家丁許應武等稟稱奉領軍令前往高淳常州宜興等處捉獲貨郎陳之和王先生徐君常胡五胡元等於本月十三日至下壩地方捉獲王希孟芮善成帶至高淳縣交付縣堂轉解外身星馳宜興於十五日夜二更時分挨至南

門外地藏菴前港口找認的確急上船搜尋
有徐君常左手持鎗右手持斧迸出哨船相
持乘勢赴水而逃身等急分人追趕當被擒
獲有胡五胡元二人在船各執短鎗相拒不
時亦被擒挈所獲假哨船一隻船內搜出線
鎗二根長鎗四根斧子一把撓鈎一把鑼一
面大圖書二顆印色一盒招兵印劄付一張
解手刀一把鴈尾刀一把小刺刀一把玉洞
金書一本被囊一件護書一箇爲此仰江寧

縣印官卽將發來各犯同先發睿熿陸明宇
等研審具詳只據現在人犯對証不得聽其
再供他人名姓以杜牽累等因蒙此隨該知
縣田有年研審得徐君常吐稱小的丁巳年
出關平日會畫會相面先年跟隨榆林李總
兵因見遼瀋殘破我想起宋南渡事定是有
的纔生妄念湯之輅先與本京朱德符向小
的并陳鼎相說南京新街口有一宗室朱七
睿睿熿相貌奇異真是英雄你們上南京會

他一會小的隨與陳鼎相于去年九月初間
來京拜見睿燈是奇異至十月因同湯之
輅等謀說作成鼎相與睿燈結了姻親好做
大事來往會飲常稱七爺看你這相雙龍入
海伏犀貫頂鳳眼龍鬚手掌五嶽朝天有絕
貴福分我們就扶你爲主罷睿燈聽說甚悅
小的下常州在陳鼎相家與舊哨官胡噐之
等謀說要做這事須招納些兵湯之輅就說
這事在我如到各處見了壯大漢子卽說如

今陳兵部招軍往山海每人先與安家銀二
十兩窮百姓誰不想這銀子今年小的又與
睿燈畫了行樂園小的說真是箇帝王模樣
睿燈亦喜在心小的見陳鼎相謀說機不可
失鼎相說我船上見養着二十五人逐日喫
費我銀子必須大家去打些東西來用先打
劫了常州城內吳四官家又劫盜常州城外
姜家并奔牛鎮人家銀子俱送在鼎相家內
又打劫溧陽史家內有瑪瑙帶一條比陳鼎

相又恨武進李知縣時常私行踏訪于七月內小的與陳鼎相共聚二十八人有秦興水賊周二等二十三人俱到鎮江僱姚貴船行到上河遂上李縣官船上打劫無甚東西止搜出跨箱一箇內有銀七兩八錢恐怕自僱船上人說露遂將一箇船家用刀砍下水小的同五等俱來睿監家將瑪瑙帶送與睿監住了二日仍下常州不料鼎相事敗捉在監裏小的與胡五等說須救出他來方好趣

此機會舉動大事其買鎗斧聚亡命人在君山廟原想劫陳鼎相出來又要劫庫搶犯高淳隨上南京原有此妄念因見君山廟上無人只得寢其事小的們起初原要希圖富貴借睿監名搖動人心如山海不穩就扶立他爲主當初陳鼎相也有些眼力說睿監相貌雖好只肉盛些又審胡珍吐稱湯之輅徐君常等說熒惑犯南斗天子下毀走新近又說星往月裏過天下城池破七月內因星變以

此原有妄念再審家人胡元亦招跟隨往君山并上新河去只未殺人再審胡珍等供稱小的們與徐君常湯之輅胡五等因受陳鼎相的恩希圖買此鎗斧約同劫獄出來就往北搶高淳縣因爲念六日君山廟上無人隨行各散聞得睿熾在京事發隨同徐君常并家人胡元逃走被兵船拿獲執槍拒捕是的又審芮善誠吐稱我們八人俱是頭目先承湯之輅徐君常寫帖來約說我們下邊約會

二三千人此時先約四十七人見在君山廟候你們可于二十日動身二十六日同到先劫了常州獄救出陳鼎相再劫庫卽往蛇山借幾萬兵要往南京來成大事小的們在下壩看見胡五因暗問說下邊人已齊你可前去我們後面就來及船搖在君山廟沒有一人因此四散又審馱子卽邵二供稱朱德符卽朱錦是箇武生常在家主家內談天論地九月初五日胡五從常州回來將常州拏住

鼎相監禁消息報與家主得知後因常州差人來京投遞公文要拏家主小的隨報睿熾慌了遂同胡五俱走到朱錦家內隨將老米飯與睿熾同小的喫了放從他後門去了再審邵二吐稱買鎗頭原將胡五從常州發來銀買到朱七家裝入口袋內纏叫沈大與胡五裝入皮護書內與被囊裡次日着小的擔送出夾岡門他僱驢駝去再提睿熾與徐君常胡珍等面質睿熾說道你們下邊幹事的

如何拖累我徐君常胡珍胡五等同口說七爺再不消辯了我們在你家來往喫你的飯食受你恩愛原爲你這相貌奇偉曾奉承你我們在你家窩藏扶立你做箇泰興王你可曾否歡喜就是這鎗斧器械是你使管家邵二買的送出門外你說不知下邊做事却不

是昧心了事到此間你認 罷睿熾俛首無詞看得睿熾一獄卑縣細訊徐君常胡珍等之吐則其與陳鼎相湯之輅輩賭邊事而生

心遂屬意于睿熾皆其所慮諸衷發之口者
卽江湖之間走死如驚之人多所招而蓄之
妄言星變搖惑衆心劫掠貲財欲行不軌種
種俱有成說所幸語以泄敗遂至毘陵建業
之渠魁悉爾成擒至睿熾者自恃昂藏覬幸
變局雖崇奉擁戴原出徐君常陳鼎相湯之
輅諸惡而窩盜賊受寶帶者誰使家僕買送
鎗斧南下者誰其胡五胡元芮善誠等甘心
赴逆以効鷹犬邵二等希覬後効樂爲奔走

卑縣先爲隔審再爲合質細微曲折不爽若
此等因到院據此案照先據常鎮兵備副使
楊弘備呈蒙本院憲牌轉行常州府掌印官
會同理刑官卽將現獲陳鼎相事犯明確具
詳蒙此該本府會同吳憲官當堂研審據楊
八供稱係泰興人的名程維禎本年五月有
族兄楊玄宇與徐君常胡器之唐玄宇四人
來說陳鼎相父爲兵部要募家丁本月十六
日同張九郎到天寧寺彼陳鼎相來寺相會

陳鼎相說只好做哨官令回江北招兵七月
初九徐君常等約至鎮江相會打劫李知縣
八月初三鼎相令隨湯之輅同往高淳東壩
初九日在東壩聞鼎相被拏後又聞溧陽拏
湯之輅家屬隨同衆人逃往句容據湯之輅
供稱係溧陽人曾中武舉上年五月在南京
遇朱七時有堪輿金三益在彼看墳之輅亦
識風水卽同三益看牛首山下墳次日七爺
到承恩寺回拜問比紫金山鳳陽陵何如九

月內陳鼎相亦到南京同寓承恩寺之輅也
去拜時鼎相帶有徐君常唐玄宇等在彼七
爺携酒共飲一晚後鼎相說伊父在兵部要
募兵之輅遂同鼎相十月盡到常州陳鼎相
送錢五百文做盤費回家今年七月念九再
見陳鼎相有唐玄宇等俱在其家鼎相說目
今夏令金星不宜太亮且熒惑犯斗天下將
亂九十月間非遼東則貴州必動我親家係
洪武七世孫那時就中取事題目極正今留

守 孝陵天未必無意江南必是齊王的但江北人要在泰興起手說進可以戰退可以入海我親家要在南京起手說得了南京江南傳檄可定還要到南京見七爺之輅說今無錢糧器械奈何鼎相說器械着他各人造一把錢糧到那時自有你只管去募因與圖書簿子一本之輅同來高淳見遍街人說鼎相謀反之輅等共欲逃生至白土被獲又據蔣六楊孫官李二俱供係泰興人被楊八麻

子招來做家丁同打劫李知縣是實又據慧光供稱原係武進縣僧今年賣茶到陳公子家公子要我招些好漢又問宜興何處可以屯兵我說張公洞邊天妃宮倒塌基地平正可屯人馬五月初八鼎相史六等同往看山中地形各犯供吐前情明白該知府曾纓會同推官吳麟瑞審得陳鼎相包藏禍心號召死黨劫聚資財擁戴庶宗幾令東南百萬生靈塗肝腦于鋒鏑此其肉豈足食哉殺人血

刀現存招兵簿劄併獲幸天不惠姦元謀既獲于毘陵孽庶旋擒于白下而湯之輅等諸兇亦就縛非仰徽 宗社之靈何以有此查現獲各犯陳鼎相應處極刑若湯之輅楊八麻子蔣六李廷佐楊孫官李二慧光史六八名同謀已真劫殺有據均應議辟者也申覆到道據此看得陳鼎相潛蓄異謀妄圖大舉結宗人為姻婭糾亡命以招搖江南士民已深疑其叵測嗣而父書叔口亦漸證其逆情

至于家人蕭武等之俱惡黨李廷佐等之俱慧光和尙之供以財有吳家史家李知縣船上之賊殺命有鎮江之船夫予人以官有假印兵部之劄付募人招兵有自比管樂之圖書印牛首山之問氣可比 孝陵鳳陵自有孽宗在而宜興山中之地形大湖湖去之幾許又誰問之逆謀大露所據見獲鼎相等九犯與蕭武等三名分別重輕磔斬遣配以明國有常刑逸黨胡珍等嚴行捕治轉呈到院

今據官兵續獲胡珍等行據江寧縣知縣田
有年取出先獲睿熾胡五并作眼沈大十面
質證前項供詞具詳前來復該臣看得東南
天下陸海江湖間盜賊如雲殺人不知主名
然不有姦雄爲之號召不過志在攻剽飽金
帛而已自陳鼎相以太學諸生湯之輅以武
科射策而附孽宗睿熾爲雉媒兼徐克壯自
負布衣俠骨周遊塞上胡珍又罪亡材官挾
其敢死蒼頭之胡元與大盜陸明宇俱有跳

盪之材勾連江南北非望之人遂萌非望之
念矣此數人者戎首也若朱錦係睿熾宿交
頗聞祕議故臨急遂舍匿而解脫之比於王
應學闖雞走狗之遊罪尤重矣邵二趙旗皆
睿熾監奴而邵二則多買兵器一事芮善誠
王希孟皆東壩居停與湯之輅通行飲食者
而芮善誠則多往君山會齊一事郭朝樊經
不與亂黨而實盜魁睿熾陸明宇平日所狎
鳴吠之雉也情罪案言亦各有別至沈大者

為亂賊書郵往來情罪本重但以踪跡各犯未獲尚多姑貫其一死以勸瓜捕之司目獄貴初情臣輒先行點次以待答繇之聽非敢為判也專誅之柄出自 朝廷伏乞

勅下法司詳定施行

天啓三年九月二十五日具題奉

聖旨法司知道

前件該刑部尚書孫瑋等會同都察院等衙門看該請 旨行南京法司再加細鞫奏奪該南京刑部等衙門署部事侍郎周希聖等推究明白隨會同都察院合干衙門依律擬

議具奏奉 旨這謀逆事情重大着法司詳行擬議具奏又該刑部尚書喬允升會同具覆奉 聖旨各犯既經覆議睿鑑謀為不軌依律處死陳鼎和監斃仍行臬示徐君常等會同處決餘但依擬

按天啓癸甲間游談之士藉兵事以竊餉者翹起訛言蛇山有王而游士不得意于當路者即遨遊鄉老甚且與觀黑白之奕局矣葉團生一案吳中幾無靜林睿鑑一案徐君常最狡詭至操署初訊時洒洒自喻云及者非盜者且有師友淵源而不言其名頃之忽云某學詩文則常執贄于岳公爾時大人叱之日反賊安得依附清流乎再言拔舌突是夜發田江寧窮訊次早江寧請見日夜來內署研審彼吐有故李御史者為之至盟實與蛇山通眾且數萬即江南大家亦多受要約若押彼密擒而不得其器其證案者請膏斧蓋

狡賊意田為秦人必清流而李素與清流隙也大人曰彼謂林連紳士則玄黃方起而案且數年不決因命爰書勿旁及且重榜之戒其妄言徐知計不得行嘆曰咄咄君常乃僅為未陳豎子殉乎蓋大人常日隕霜戒其殺菽寧為煦日使蕭艾蒙溫可也

人霖附記

提督操江兼管巡江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臣

熊明遇謹

題為地震且江南北仰祈

聖明軫念根本設誠修省以答天心仁愛事據應天府

府尹畢懋良呈稱奉臣劄付備開天啟三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申時四刻忽覺地震聲如雷雨片响

隨止為照地德王靜震則失常合行通查府屬各

縣有無損傷傾圮等因到府隨備行各縣去後當

據上元江寧二縣申報時刻相同又據句容縣申

稱該縣地震瓦屋皆動西鋪城垣墻梁傾倒三丈

又據溧陽縣申稱地從西北方震起向東南去墻垣動搖屋脊梁柱俱各有聲又據溧水縣申稱本縣縣城內外地震異常民無不駭又據高淳縣申稱該縣地動一聲北來南去又據六合縣申稱地動自西北來向東南去倒塌城梁四堵又據江浦縣申稱地震從東北起向西南去倏忽之間屋瓦皆浮等因到府該本府看得地道王靜震則失常矧破屋毀墻如各縣所報乎

留都根本之地遭此異變震驚

陵寢尤所皇皇恐懼也又據常州府知府曾櫻申稱本府地震有聲自西南來屋瓦搖落房窓斜歪且多倒塌一連兩次移晷方定又據鎮江府署印推官高可法申稱地震聲若微雷墻壁几傾屋瓦俱動間有落地者戍時微震二次又據揚州海防兵備叅政郭士望呈稱據泰州申詳本府地震廳事墻壁俱動城雉倒塌數處等因到道該本道看得地陰象也以類推之猶文德之有干戈中華之有夷狄也以今

聖德修明羣工競勸寧必有所以致之而變不虛生成亦兵革難偃之徵乎各呈到院該臣備查時日俱

同伏念

陛下居質冲容翫心神明廣開大道尊賢顯士燭臨四海修廢舉墜固應天出禎耀地吐寶符醴泉旁流枯槁榮茂使邊城守境之民父老緩帶稚子咽哺晏然而享黃虞之盛也何乃羣災大異交錯鋒起多于春秋所書上下相望豈可不懷怵惕而戒萬分之一乎近者如關中異鼠中原豕妖此蟲豸之微青臣不必越俎陳論第以臣之四履目所經見爲

陛下臚言之則天之見異以示戒勅者毋然泄泄也癸亥六月望後火星入南斗魁逆行二十二夜以後守斗口七月二十五夜順行復入斗魁踰五十日不退舍漢志曰十江湖揚州分野也八月初四昏火星犯斗魁之東一星東一星亡是時月在角初度昏初見月如彎弧金星若彈丸少頃金星爲月所食金星以亡九月十九日昏酉時金星正凌心大星金上而心下相距如械劍十二月初四日日加辰太白晝見于神宮又自去冬木星逆行貫黃龍至今正月初凌歷軒轅大星相距不五寸天官書曰軒轅黃龍體天子後宮之象而吳楚之疆候

災惑占鳥衡則軒轅星正直南宮朱鳥又古人所
為吳分也此精祲見于天光之貴者如此黃河為
四瀆之長今乃羨溢大決沒漂逼陵秋水灌徐淮
問殫為泗諸臣負薪沉璧勞逾勞子費倍宣房斯
固陰盛違經之應乃潤州毘陵一帶河水盡竭民
不能漕此逆豎見于地氣之舛者又如此夫人氣
內逆則感動天地天變見于星氣日月地變見于
奇物震動地道以柔靜為陰之常義震則不寧不
令豈非異之至大至大者哉臣雖不能如董仲舒
劉向兼治公羊穀梁之學數其禍福傳以洪範但
念

根本重地豈宜兆搖動之象臣官署密邇鍾山朝夕
遙瞻

高帝弓劍萬靈訶護當地震時官署屋瓦鈴鈴然則山
陵松柏可知臣即從太宗伯後恭謁

几筵僅僅同祈禳小數

陛下試思今日

南都之關係何如民風俗何如吏治兵政何
如則

高帝之靈有恫乎其不安者六馬峻夫紅女方疾耕力

織以佐

陛下之錦衣玉食而傳造之題派太浮織監之料價踰額致撫按不能伸其庇民察吏之權水衡不能操其量入爲出之管一不安也吏近寵雜漁奪百姓姦邪並生赭衣塞路而良民常以掠辜飢寒庾死獄中彈劾保薦率憑氣力爲行止而田更野叟之公評壅淤不得上聞二不安也困麓空虛民以飢餓自賣爲人奴婢者有之獨吳中數郡偏屬豪民負田宅子女投充貴勢漁食閭里避剋征徭繁劇繇役尚累單窶剝產鬻擊搖手觸禁民怨私涕有司莫告三不安也水陸軍兵緣承平之久戲同墾上而將吏貪不愛卒又侵牟之各衛祖軍桃梗其形侏儒其腹府史胥徒抗敝巧法割貧軍之糈爲常例牢不可破開天首善曾無武彘精兵一當緩急四不安也浮游奇民剽輕異怪談兵說劍家藏禁書路蜚妖語不奉虎符擅行弄兵立盟歃血伏莽候便其雄者又能蒙子公之力走貴人之門操持長短燭亂視聽而三家五戶之間少抱鷄狗之才者無不橫金張蓋輝嚇鄉井五不安也

中都

帝鄉芒碭荒莽淮南喉味梁豫犬牙五湖浩渺吳越般
互竈丁鹽徒非民非商所以盜賊如雲連江帶海
攻燔官寺篡取獄囚劫殺長吏近又告于故鄣牟
盖天下極大利大害之地倘有司撫御一乖搶攘
立見六不安也此六者如討姦猾捕盜賊飭江海
懲昏墨臣敢不惟力是視而臣所不能行者樞臣
必能行之臣與樞臣之所不能行者撫按諸臣必
能行之當此天人交儆之際誰敢背可懼之大異
廢承天之至言問不急之常論角無用之虛文惟
是臣等草茅踈賤區區自効不過精衛填海而
君相則所以造命也昔殷高宗時雉升于鼎豈不爲異
高宗能省其故恭默思道遂享百年之福而振中
興之盛齊人有告其君者曰地將動晏子曰此不
足異是見勾星伸而維星散耳能修其政齊亦無
害伏願

陛下穆然深思淵然遠覽

官府中外之間所當崇陽抑陰者端在何事及身
修行思其咎謝一舉念而神明之應若景響行將
上帝嘉嚮海內承福東方貢楛矢南郡獻威鳳
陛下方遠邁殷宗以綏

萬壽而燮理大臣直陋齊相于不足談矣豈不亦善承天心之仁愛也哉緣係地震且江南北仰祈

聖明軫念根本設誠修省以答天心仁愛事理爲此具本專差千戶胡汝英齋捧謹題請

旨

天啟四年正月

日奉

聖旨禮部知道

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僉都御史臣熊明遇謹

題爲申飭臺綱以重官守以安民生事竊惟

國家官制名御史臺爲都察院名侍御史爲監察御史兩都竝設樞機周密品式具備居則主論建行則持斧督部郡國南御史雖稍遠

輦轂然

高帝鐘簾在焉監護六卿之職事而盪滌其龐雜疏導其條理厥官甚重

祖宗建置以來始未嘗不貞肅而後稍凌夷者起於一時之人便文自營遂上下相安於苟且訛舛承襲

恬不爲怪卽賢者亦嫌於違衆炫異而南御史之體日輕夫國之司直必自勅正以先羣下而後賢者之精神白著

廟堂之上操人鑑以課臺官亦無以其爲南御史故夷之而後

國家竝收其議論事功之效此皆臣職掌所當言亦諸御史所欲臣言者敢縷次如左一申飭巡江二差夫兩都襟帶長江上擢潯陽之船結豫章之口下扼丹陽之味控淮海之脣故稱遼邈因差兩御史一駐安慶一駐鎮江逐捕盜賊講肄武備必陸

月而後息萬曆末年以來御史缺員領差者皆遵陸行部若賓客之過遽廬曾不信宿於是駐都城之日居多其於巡江之義何居臣以爲兩御史宜各遵制移駐安慶鎮江在上江巡歷池州太平和州無爲州九江南湖而歸重於安慶在下江巡歷揚州常州狼山吳淞孟河而歸重於泰興其非濱江郡縣日有暇給酌量巡歷專查兵壯樓櫓器械其營務有屬操院者有屬江南江北江西撫院者竝得商量綜覈往必稽弊來必觀成期以六月呈明臣院回京造冊其協濟操餉與舉劾悉如例行

但南都各院俱無公費廩給既駐巡外郡之久而
賓從餼牽胥史供億不具於體嫚褻何以視下查
該差座船多至五七隻量議裁減卽以其篙工楫
師之所糜留貯巡劄縣帑支應事體甚便一申飭
倉屯三差夫巡視鳳陽倉京營倉及屯政爲三差
而鳳陽係湯沐重地衛士林立天困櫛密崇差憲
職用以稽核完逋清釐鼠雀爪搔糜蠹屯政亦以
清疆界課籽粒督衛弁墾荒蕪剔侵牟爲職顧名
思義則巡倉當遵制久駐鳳陽巡屯當久駐滁州
卽不必如巡江之期亦必經歷數月爲是乃相沿
出巡星臨電激甚至與以江諸臣相直一時驄脊
輻輳有司疲於奔命顧此失彼憲體漸夷臣以爲
巡倉宜駐鳳陽行考察江以北郡縣該道但以計
簿課送賢否經太平鎮江江以南郡縣課送賢否
如之屯臣於屯多郡縣行考察屯少郡縣該道課
送賢否亦如之則事簡而功倍其他濟邊舉刺一
如舊例可矣惟是京倉一差舊例止舉刺京營各
官不筭大差近南京戶部以督賦

題請如巡視鳳陽倉例議行舉刺南直浙江江西湖
廣諸有司在各省多贅視之一檄之傳半年始達

而本官無及腹之鞭何以能如鳳陽倉例䟽課賢
否臣以爲應照戶部查叅完欠明例但課錢糧分
數完者彙薦通者等罰其期亦視戶部發䟽爲先
後多同少異庶評官與督賦無一瓢百輿之擾如
農之有畔焉又肆差有濟邊助饑之例所以聽理
科罪不爲無名乃巡京倉不知何年作備凡錢糧
批廻銷掣違限一槩問罪可多批詞究其故則曰
歲以百金助解戶部公費一先年領是差者多蒙
淄詬近年兩倉臣俱向臣以百金故開京倉罪
緩之例於心不安詘之爲以此其立論甚正相應
免幫部費毋論詞不可批而錢糧批廻銷掣者祇
然不問一罪則懼解疲苦之時如登衽席以息矣
一申飭訟牒贖緩夫庶民之所以安其田里而無
嘆息愁恨之聲者政平訟理也江淮吳楚習俗輕
薄民人抵冒吏不奉法以售賂爲市罔密文峻姦
宄不勝其在外郡撫按臨世投牘之門有限惟南
都除巡視五城日行事件其餘部院以職掌受詞
者無慮十餘處市徂訟師駢肩抵冒哆侈南箕百
千成羣勢不能終無所聽而聚齏成雷一事數案
不能竟郡縣勾提轉相迫促姦胥猾吏抗弊巧法

良民久立吏前曾不爲決冤枉未白連逮經年此
江南北第一困也今四差以行部外駐南詞便可
省半卽還詣治所尤必約各部院告期一月率二
次以朔望次日爲程歲時伏臘農蠶之候一切停
理五城日行事件一月十六次以二六爲期不得
參差接受庶幾抵冒者不能幻身分遞又可省一
半至舖行一節先經會議

題禁近各衙門漸有紅封小票入市者真贗莫辨賈
肆謹譁在巡視五城嚴行懲遏則邦畿之民稍受
清寧之福矣至贖銀一節各差濟邊助饗雖有定
程而官吏旣稟交際紙劄無平不取給焉且詞多
輕情其爲城日春兩鬼薪白祭以鈎金束矢代者
寧能有幾乃一差拮据僅十餘月報

命於京又不無禮際羣輕折軸所糜不貲於是不得不
坐招支錢坐招雖非溢取然民貧吏蠹安能一一
頓輸多累有司曲應臣以爲御史報滿豈得屑屑
問遺古稱淑人君子無疆外之交束修之餽而况
近時在京臣工無不欲砥廉貞之槩苞苴之禁屢
見封章且間有摘發以示風操者諸御史是亦不
可以已乎旣已之而復有坐招支錢者便非清議

之所許也至訪犯一節各差俱未有行惟下巡江
相沿間舉相應截然通除爲使一申飭建白封事
夫御史職專言責諸凡謀王體斷國論擊姦邪
朝廷原許其言况南中清議之地一言而智不智攸
關諸臣豈不籌之甚熟但夷考古之人有彈劾不
避權貴者有議論務崇寬厚者有陰有所附專攻
上身後宮者有袖中之彈辨姦獨早者有對仗之
彈令人膽落者有每朝候問說未常不言天下長
者者人品心術不一付而千秋尚論是非炳然可
鏡今諸臣立不諱之

朝豈不秉心有常發憤悃痛人挾芾晁之策家持賈
陸之忠然相沿率有一二嫚不可讀之語入告非
體儉點宜先至雷同相從隨聲附和中心懷妒嫉不
考情實鈎撫微細毛舉數事種種視陋皆非大雅
之辭而山人門客占候風氣刺求微密左右弄口
積使羣工不和尤當遠絕其薦剡一節始焉爲積
行之君子壅不上聞受誣之貞士沉於下澤蔽賢
不祥義當闡發乃浸假不已力蒙子公聲希月旦
瘡痕無痕鼠璞成寶幾於人人欲薦矣然則必薦
而後賢彼不薦者遂皆不賢耶臺官霜簡鐵面不

宜同於佞人今而後願

皇上禁之而諸臣亦重發之也抑職又有進焉史稱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人立身厲名者多後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遂令智者結舌君臣隔塞可見言責雖在言官而導其氣以作之使言則在

廟堂之陶冶彼仗下之馬一鳴輒斥臣不具論就南臺諸臣建白亦多所發舒純正竟平頗不溺職乃微臣兩年所見偉優陟賞人其餘皆累累外遷矣雖諸臣不以此短氣然有抑厭而無表勸臣終不敢以爲得其平也連茹無期抱蔓立見轉瞬五城四差無人踐更是所望於持世者乎其陞轉不得一槩外遷卽急行考選備補員缺篤

根本之綢繆有賴而一綫之清議可延也以上條言雖四端卑之無甚高論而其中節目若貞憲規久巡察甦糧解禁官市輕罪緩省訟牒遏苞苴隄濫薦杜雜賓正疏體無慮十餘事皆切實可見施行者繇前言之課事功也繇後言之課議論也然必有議論而後有事功夫人而知事功之難也乃議論亦何容易哉臣爲此言諸御史皆聚族而趨臣

言可見賢者之精神無不人人喜於白著而相治
苟且之便文非其好也倘蒙

天語叮嚀

勅下該部院俾臣等遵行則開天綱紀之地豈不
亦文武有威風稱體哉而豐鎬遺黎具游沫於
舒長蕩矣之文天隊繫云云

天啟四年十一月十五日

奉

聖旨南京根本重地臺綱宜肅所奏各款有裨風紀着
申飭行該部院知道

南京兵部尚書臣陳道亨南京都察院署院事右
僉都御史臣熊明遇等謹 奏爲權璫罪狀已著
舉 朝公論宜伸懇乞

聖斷 亟斥顯姦 俯納廷議決疑杜亂以隆萬世治

安事臣等遠在南中近日屢接邸報左副都御史
楊漣有逆璫怙勢作威專權亂政一疏列東廠太
監魏忠賢二十四罪業奉 嚴旨又見魏忠賢孤
臣慙直招言謹辭東廠一疏業奉 溫旨因是在
廷諸臣前後疏劾魏忠賢罪狀宜覈楊漣疏奏宜
納並奉 嚴旨羣臣爲之駭然頃見閣臣揭帖奉

旨諄諄迺知

皇上竟念忠賢今昔之勞不忍聽其陳請不但加查處而已於楊漣則謂其指摘牽誣非無因而發不但
賜採納而已又責羣臣隨聲附和紛紛瀆
擾不但不蒙 優容而已此以知

聖心堅如轉石卽臣等奚容益之瑱耳哉然切凜凜伏
思

皇上一心 官中府中之所取平大臣小臣之所稟命
假如執御媒近之臣以一指蔽周天之目片雲掩
白日之光竟令盈廷忠侃口噤心悸曾不得闢苦

詞申明法將使天下後世謂 皇上此舉何如

先帝嘗命漣等輔

陛下爲堯舜之君言猶在耳漣並受 顧命又感

陛下拔起之恩其奮激觸邪以其見聞之真者入

告正漣忠於

陛下之職分豈敢妄有牽誣以瀆

聖聽臣等知其必不然矣不第楊漣而已卽在廷大小
諸臣一時盡抒忠赤疏論忠賢惡貫旣滿必不可
容楊漣疏詞逼真必不可棄此豈盡讐于忠賢而
比昵於楊漣哉凡以公聽並觀見忠賢假以小勞

恣其大逆是以部寺科道諸臣各殫一心以效於
皇上皇上奚庸致疑不第近臣爲然臣等仰窺

皇上以 英明果斷之資 視朝勤政 講學不懈並
聞 宮中不邇聲色不事逸遊不貴玩弄難得之
物不厭 披閱章奏而又 從諫勿拂 任賢勿
疑似此 舉動光明宜庶幾於承平之理然至近
年四郊多壘百未弭一加以天災地變物怪人妖
種種遞現雖中外大小臣工官守言責亦各恪恭
厥職而卒左支右什撐持不起邇來愈見 朝政
參差 國勢搶攘物力凋耗世界萎蕪豈無召致

而然今覩忠賢罪狀如是假令十有一真已足虧
損

聖德傷和致戾况如廷臣博採就中十無一虛

陛下尚且距之不信獨信一忠賢而不疑豈諸臣反出
忠賢下哉一任忠賢服食起居之勞便足致

皇上於堯舜之理哉臣等又有以知

陛下之必不然矣

陛下秉道嫉邪 洞燭事機若徒念忠賢勤勞末節遂
舉魁柄而授之恣所竊弄任其決裂姑息養姦優
柔釀亂將謂以是酬勞何待宦豎之太重而昧天

下太輕耶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家法者

祖宗之家法

太祖高皇帝首定律令內臣祇供使令灑掃之役違者
法無赦今忠賢違法若此而不一問將如

祖法何夫不法

祖宗卽非所以爲堯舜竊恐

先帝在天之靈必惻然有恫于忠賢矣臣等益用凜凜

合詞上 請伏乞 勅下閣部集科道諸臣將憲

臣疏列忠賢罪狀及羣臣疏論情節逐款叅實情

罪覆疏上 請恭候

聖裁卽 賜處分以消肘腋隱禱萬一 垂念今昔激

勞姑宥顯戮亦乞 亟罷厥務置之閑宅仍一一

暴其罪狀布告中外俾咸知

陛下威斷明察去大慙以順人心豈不庶哉而又慎選

小心謹慤近侍填補監局供事諸凡一遵律令勿

得相沿專恣如是而 官府一體

祖法昭明成就

陛下英資篤學漸登堯舜上理其於

先帝惓惓 顧命之重煥乎其有光矣臣等曷任呼籲

虔懇之至爲此謹連名具本專差千戶潘煇齋捧
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是時明遇署院事最久臺中諸公多所論建輦上
妄意承明遇指比此疏發陳公遂請告得歸乙丑
瑞禍作明遇遂牽率爲楊左與許顯純具奏則
與趙南星等撫按提問追賊成與恭逢
今上召還司馬門痛定思痛此稿未焚云

南京兵部尚書臣熊明遇謹

題爲恭陳江南省直情形仰懇

聖懷事臣被留樞之

命深念東南半壁襟帶吳楚控引閩越隨處延問
粗得梗概近惟粵閩粗安粵東南雄之毅且
度嶺至江右但聞擣穽損名將陳鵬然穽僮
自古有此種固不必窮搜而關中亦聞有海
寇竊發蓋其常也湖廣荆郢以北無處不震
而江右連歲之荒米直與湖廣等石皆二兩

今六月申水發圩鄉盡塌獨高鄉禾穗不似
庚辛盡於蟲豸可望半登至浙東撫臣董象
恒在溫州左顧海汛右顧菁寇按臣左光先
駐金華亦注意於澄清芟盪臣皆未晤而臣
子熊人霖候臣於穀水驛稍悉浙中曲折臣
子蒙

恩賜丁五進士令義烏垂四年已報滿考三月間
蒙

恩陞都水司主事業交盤庫篆辭撫按擬抵新任
乃爲撫按二臣固留檄其護討寇之軍臣勗
之曰皆

王事也義當黽勉寇之所以蔓延四五年閩浙官
兵爲其所敗衄者入險而脫也但塞其要害
嚴詰接濟通行囊橐者可坐而困也然徑連
三省閩兵未集近地江右尚未見整旅犄角
肆逸可慮要惟以全取勝耳臣單舟東下至
杭州見闖闖半閉問之父老則云舊年闔戶
饑死疫死得鹽臣馮垣登發糶官米稍甦轍

鮒目下米石三兩三錢今六月一雨經旬杭
嘉湖三府綆路盡沒三府中湖州為甚諸縣
中德清崇德為甚至蘇常綆路不沒者一板
幸已開霽苗秀無傷米直石二兩七錢晤撫
臣黃希憲云近時海賊一朝聯百餘舟至金
焦間渠親至鎮江彈壓稍稍得其要領多吳
之姦民與饑民嘯聚沙上也至南都父老云
近日蝗蝻甫發得大雨隨即消殄惟江漲稍
溢於常年耳總之數年東南雖未稜兵寇苦

於奇荒大疫

恩詔一頒誦聲四起日下蟲豸不生災厲亦寢年
穀可以望登而後知

天心旋轉萬物回春益寬大合於蕩蕩敬簡合於
安安古帝王搏挽元氣之軸實不外此若人
臣拮据抵屬精衛填海竟未能等計見效也
然而人臣皆當飭簠簋消畛域融枝忌合羣
策羣力以仰佐

皇上平明之治自是

上帝嘉嚮海內承福又何水旱盜賊之足虞耶

崇禎十五年七月十一日具

題八月二十九日奉

聖旨這奏江南省直情形知道了寬大敬簡是朕
本懷至諸臣飭躬滴吟合羣策力以佐平明尤
當共勉該部知道

南京兵部尚書臣熊明遇謹

題爲南樞屬員需才謹舉所知懇

勅坐補以便任使事竊惟人才難得而時際搶攘
動勦之才尤難得南都官屬向視爲六朝佳
麗吟嘯烟月今何時哉四方避寇流寓者雲
涌而至米直翔湧目下科舉驟添四萬人入
城譏訶甚難且據巡江御史揭稱安慶營遊
擊采石營副將屢報江北之賊於巢湖擄船
五百驅舒廬習舟之人駕使欲出泥汊裕溪

口窺犯南都此操江皖撫信地除皆整擗防禦外而臣部以固守城池操練軍馬撫安人民爲職臣但能總其機要而已司屬須得二三異才職方郎尤爲喫緊今陞者欲去補者未來誰爲效臣指臂訪得原任固始知縣今陞武庫司主事時敏見任安陽知縣羅國士二臣才氣無雙一日千里時敏令固始擊賊有成績今將之新任便道過里原籍常熟可朝被命而夕檄至也安陽在河北尚非劇地

羅國士亦可移也臣與二臣未識面亦未通書但耳其才名如此仰知

皇上爲

陵京視重必如臣

請蓋臣部職方郎一年便陞郡太守任此者視之如傳舍踐更何以考課二臣若來萬勿輕遷三年五年果有成績京卿節鉞何難予之南部官屬裁汰後落落如晨星臣近兼四部之印吏禮二部若除齎捧每不及三員臣部諸

員似應還萬曆時舊額儲才爲

國家計張羅宜廣更宜盡其器用也又臣與守備勲爵所轄各營號數雖有四萬八千然皆官旗軍餘老家家人戲偶而已僅臣標營陸鳴臯所統二千九百之軍新標營翁英所統一千二百之兵稍堪備緩急臣見在挑選奇力鼎士五百名以爲精信武盜擬於節省各項每名加二錢犒賞而外之督撫屢垂羨此二營浦標有馬健丁先後爲鳳督調盡南都

諸營更無一馬兵矣殊不知流賊過江之信果真守 都城應四萬守 陵應二萬乃可百全則應天淮揚督撫道將臣當奉

勅書咨調共至拱護犄角豈有外邊督撫倒調臣部標營兵將之理臣守義堅固萬不能從乞勅樞部勿輕爲允覆也臣又有 請焉臣向待罪中樞每有密奏從 會極門上卽夜漏下三十刻未嘗不達今南中套數一本必奏啓副三件閣揭五六通傳寫便需數日此尋常封

事則可若萬一軍機秘密祇須具奏啓本與
閣揭一臣署一密字於封字上從閣臣驗過
徑於 會極門恭 進庶無漏洩之虞統祈
聖明裁鑒 俯允施行謹題請

崇禎十五年七月

日具

題九月二十三日奉

聖旨留都防守宜密兩營不許外調并各營通著
嚴加挑練不得僅以充數塞責密奏准從會極
門封進餘著該部議覆

文直行書

文選卷之十

明宮保尚書壇石熊先生筆 男人霖伯什編
君子有絜矩之道

夫道一而已矣維皇降下民以生睚眦爲視聽巢
穴爲居處搏咀爲飲食浸假而爲玄黃之色鐘鼓
之音棟梁之麗珍錯之饗嗜欲所通爭窮取極追
趨逐好機械變詐所未能厭者于是復假干戈篡
弑以盜之是天下之不平積陂積歆之勢太行孟
門之阻未能喻其險鑢錡豁子之剡未能喻其鉅

世事之所以日相尋于亂而樊然爲物芟緒使將何底止哉君子怒焉有憂之仰思皇降之衷聖賢無增愚不肖無減其增與減至懸絕而不可方者後來好惡之所波流百千萬億隸首所不能數圓寸管尺鍵之所能樞軸也斗爲帝車運于中央分制四鄉春夏秋冬無不方之時東西南北無不方之地寒暑晝夜無不方之令雷霆雨露無不方之教合八方九埏漫視之居然一大知矣密聯其中之管鍵固細如秬黍也合上際下蟠普觀之矩居

然一大方矣密聯其中之樞軸固圓如蠟珠也此君子繫矩之道不假裁割而邊幅自爾整齊不假量度而長短自爾畫一不假比擬而神橫自爾肖類合天之健以規地之順體方而用圓合日之渾以映月之匡形方而情圓合冠之上以覆履之下趾方而顛圓此矩之爲器繫之則卽器卽道是因非因是革非革君子無心而天下皆心其心矣天下無心君子之心心其自心而已矣世豈有人子而心無父者哉人弟而心無兄者哉人父而心無

子者哉故虞庠夏序商校周辟雍莫不以教養爲義而三德三行三物周官大司徒訓萬民而賓興之無人不使之學至其不率于學或移郊遂以屏之或候明捷記以並生之古盛世人心寧復有不端于矩者哉而人人可用矣乃知人官人之謨備于咎繇盡性術之變以收俊乂之用禹以之籲俊湯以之不釐武周以之建官位事而行其八柄六叙八法之權是川人之人又能盡人之用矣乃詩書所述又要安民富而教之易曰何以守位曰

人何以聚人曰財理財之法成周爲脩冢宰所職以九賦歛財賄以九式均節財用四郊山澤幣餘各有賦則三代有道之隆用人理財豈非萬世之極矩乎而傳猶取楚書晉語秦誓魯大夫遺談者何哉誠以秦晉楚魯雖非矩而其輕寶玉重善人急親喪緩嗣位思休斷之大臣惡冒嫉之小人薄盜臣之愆以舍已嚴聚斂之戒以寧民則萬世同心之矩所當繫不可以人廢言也故心同理同有方之矩君子以之繇小人而不使之知王者繫之

以爲王霸者繫之以爲霸要歸于天下之平豈其
守古據經執一方而結一途之跡之謂乎上下前
後左右矩之設物也使先從交矩之設知也毋者
禁止之辭矩之設意也而道豈有設哉大人明德
之學始于慎獨繇于格物致知而誠意自是正修
齊治一以貫之試從定靜安慮時默觀至善之止
而矩儼然一太極矣天下平乃其徵也學必至是
然後爲大學之道

右會舉錄程

馬援奉書入見

君子論史謂馬援以豪傑之才赴功名之會識帝王之
真此有六過八者至其所以待隗囂始終于交道有愧
焉何也當王莽末四方兵起援避地涼州特一布衣之
雄耳隗囂雖微淺然與公孫述並稱西帝天下捨攘漢
鼎未定于一以囂自視其不爲銅馬者幾希乃畧援羈
旅之分加以國士之禮及知公孫述與援里閭相善使
之往觀而不疑其以國情輸敵此不可不爲援之知己
也士爲知己者用貧賤之交居平握手相然信以死况
于英雄處敵國之間哉及奉書洛陽光武引見于宣德

嚴卽有臣亦擇君之對此賣囂以取功名奚俟將突騎
五千之日而後見其端耶或曰帝王自有真識時務者
在乎俊傑隗囂與公孫述皆孤雛木偶此何足久羈天
下士乎以恢廓大度如光武靈貺誕命當民厭淫詐神
思反德之時卽賣隗囂亦賣其貳于漢者耳然則淮陰
非與夫淮陰之爲楚執戟也不知也庸人之遇也于漢
登上將之臺連百萬之師豈援待詔之授所可差辱哉
使援爲兩全之術當警曉於囂惟力是視使之捧首歸
漢立功名于馬堊之下計之上也卽囂偏信王元發兵
非漢非援論述之所可通則犇之廷猛將如雲謀臣如
雨第令耿鄧諸臣發偏帥以徇封疆百竈一除耳何乃
極陳滅囂之術者援也離間囂將高峻任禹之屬者援
也聚米爲山谷開示衆軍所從道徑者援也囂帥朝潰
而援之大中大夫之秩且夕拜矣囂雖負漢未嘗負援
以素所敬重決籌策之故交一旦推鋒刃而不顧大義
滅親其是之謂乎抑功名之會不容以毫髮間耶光武
沉幾先物深畧緯文聰明雄傑之主也外雖賞援之功
中必疑援之心以故匈奴烏桓寇扶風不命援而援自
請行也武陵五谿蠻夷反援復請行帝佯以爲愍其老
而不許援披甲上馬據鞍顧盼乃許之比士多疫死而

虎賁中郎之梁松遂乘驛責問矣會援病卒卽追收援
新息侯印綬而明珠意以之謗竟行至妻孥不敢以喪
還舊營賓客故人莫敢弔豈非援反覆背交有以疑帝
之心哉援居恒言男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真
功名之士之語也雖然帝王大一統炎政中微大盜移
國以漚飛白水之真人承漢社之正系普天率土莫非
王臣微豈使援奉書入見識帝王於抵掌之間援且失
身於草澤之竊據矣安能流景耀於雲臺被慶澤於椒
房仰青史千秋知中興名將有援乎君子於是乎謂援
識其大者求人於三代之下功名之士又何可多得也

孔明長嘯自比管樂

孔明躬耕南陽長嘯自比管樂當時之人自司二水鏡
徐元直崔州平以外鮮有識者後世之人按事數功輒
曰真管樂之亞匹也而不知非定論也蓋君子生當捨
攘之季戡定禍亂需乎才一世之人也擔當名義需乎
節不可一世之人也試以此提衡三子將無不同乎君
臣之義無所迹於天地之間堂堂丈夫擇君而仕如貞
女之從一管仲始事子糾改事小白朝爲讎虜暮登卿
相執途之人而問之曰夫夫視南陽布衣三顧慙懃驪
然魚水者何如必曰不同也是管仲於出處大關嫌於

其始者孔明無嫌也樂毅始事昭王繼去惠王朝爲燕
上將暮爲趙客卿執途之人而問之曰夫夫視永安托
孤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者何如必曰不同也是樂毅於
出處大關嫌於其終者孔明無嫌也且非獨於此也管
樂之時周天子猶在也管假懷狄尊周之名以行其彊
齊之術樂毅勾連與國屠營丘遷寶貨爲燕昭報私仇
而已曾聞征代之權稟于守鼎之主哉東漢之季曹以
大盜之雄辟倪神器而孫之虎踞江東視漢後如也孔
明從孤窮之劉備不階尺土問關則棘之中奄有西垂
竟延漢祚五十餘年至今正統之義明借國之號者觀

其出師表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忠肝義膽泣鬼
神而昭日月卽謂之萬世之人可也卽謂之二王之佐
可也區區管樂云乎哉難者曰伊尹相湯以伐桀周公
相武以伐紂其於君臣之義何居乃申申管樂之是嘗
也曰湯武天之所建也天以桀紂賜湯武而湯武不能
不取天以湯武賜伊周而伊周不能不相不然五就之
殷懃豈不欲支夏鼎之墜三分之服事猶有意於商鼎
之延燕昭齊桓一昏亂庸妄之諸侯耳可言天之所建
耶二子特感激一時知己之遇借以爲富貴功名之局
者也然則將無同乎不過曰八陣之師三軍之良七十

餘城之下其畧同也丞相之尊仲父之貴金臺昌國之
拜其位同也隆中之顧檻車之釋窮愁羈旅之拔其知
遇同也然皆三子之小者也由前言之其大者不猶天
淵哉雖然孔子於管仲一則曰如其仁再則曰微管仲
吾其被髮左衽矣百六之運至于春秋王不得不降爲
伯一綫綱紀可一日無管仲之力哉若樂毅者雖其才
之奮樹炳烺戰國范睢田單之徒皆饒爲之矣敢瞠視
孔明乎尚論古人者不得古人之大而徒取其居恒嘯
詠之譚爲千秋月旦之準皆耳食者也

人主以天下爲度

萬曆庚子鄉試

論曰權者所以飾人主之意而意不可以權用也必通
其意於天下而權始平夫人主之制天下嚮而秋笑而
春用置則虎鼠并抑則雲泥袞鉞自我而以榮以枯慘
舒自我而以生以殺見爲權信於天下而至尊矣而不
知權之至尊乃天下共尊之也權之共尊乃天下共予
之也權不共予於天下則不能爲權不能爲權又安能
爲人主將始焉恣其權而天下不信權爲人主之私權
遂繼焉失其權而天下不守權爲天下之散權矣是必
公其權於天下而正吾好惡之的絕吾愛憎之私喜必

爲天下發謳歌怒必爲天下舒鬱結而慶賞刑威一一以天下爲度斯能爲天下人主愚請以天道中之夫天一元流行於兩間者生之無心之母之心死之非度劉之志日月無私照風雨無私响霜雪無私殺雷霆無私震萬物欲生而星之鳥火者卽發言之萬物欲斂而星之虛昴者卽收藏之是天也一以萬物爲度也而人主非天下之天乎天不以萬物爲度則不能主萬物而人主不以天下爲度又安能主天下何也以天下之唐奚啻林總而聚于徐而處之民雜揉不齊乃其間智辨勇力心復生心人主第持賞罰二條羈之絡之令彼趨若就飴避若去沸此豈真賞罰之能制其命哉特以我賞而天下喜誰敢逆衆喜以抗人主之所彰我罰而天下怒誰敢犯衆怒以干人主之所瘳是賞罰者以天下之喜怒爲之人主不得一毫私者也是故有衽席之私則舉燧承驩醢女飾怨而筦簞醉飽之餘得以乞燕尾之憐而逞鸚鵡之毒有嬖倖之私則劍山市賞副車招噍而啼流泣夜之儔得以洄前魚之寵而弄斬馬之劍有貴戚之私則干楊升龍魏灌受殃而五侯四貴之倫得以盜寶玉之藏而肆羅織之虐有如大喜功之私則表餌和戎車騎絕幕而辨髮宵廬之國得以蓬金繒之賜而

蒙吮呔癩耆之威始人主特以一念之私賞罰不以天下爲度繼且人主不得操之而賞罰盡以羣下爲門法所貴主所賤法所嚴主所貴金紫被於庸庸狂狷加于嶽嶽爲善而蒙戮於顯爲辜而受旌于朝斯民亦何所措手足哉夫惟以天下愛惡之心行天下賞罰之權以包荒納天下於度內而無所偏亦無所隔以典章齊吾心於天下而無所建亦無所分由是度在正本則隆師重傅賜璽頒書以示之尊而五刑八法則以肅社鼠而定天下之心意在用賢則舟楫霖雨黃金廐馬以示之厚而二科六辟則以待城狐而慰天下之望度在納諫則建鞀設鼓止輦賜環以示之優而有北豸虎則以逐萋菲而決天下之壅度在尚功則剪茅建社告廟勒鼎以示之榮而赭衣關木則以儆憤事而平天下之勞大庭慶讓則瓊林可頒棘木可設而重官邃閣猶當慎伊啞之譖而誠楚摺之威中區恩憲則煦若陽舒凜若陰潛而余吾沙漠尤當止河湟之賞而黜燕然之銘在位式序則金章可錫紫誥可奪而編戶齊民尤當昭署行議年之典而平槐亭肺石之寃若是乎喜不敢恣而樂以天下爲度怒不敢恣而憂以天下爲度則人主之所生卽天之日德也人主之所刑卽天之月德也人主不

測之恩威卽天之風霆雷雨無私之德也而人主之度
一天覆之度矣其應至於陰陽和庶物遂象效祥形貢
禎普天之下曾無天札疵癘其間豈非不僭不濫遂乃
封建厥福哉古者堯位八凱舜罪四凶寧直天下咸服
至今曰其仁如天其德好生則二帝之度蓋可知矣若
齊威伯國之餘耳一旦烹大夫而封卽墨宰猶能以山
東起而況以天下爲度者哉輓近賞罰之柄日以砥礪
磨礪於天下而所以用賞罰之意則不取必於天下而
取必於人主之私情於是乎卜式研桑進而董汲削文
成五利進而司馬削柏梁建章之後興而愛民惜國者
闕矣大宛月氏之使出而桑士綢繆者闕矣爵非人譽
罪不元亮八思經輪蓋之加張霍厚苞苴之寵卒之幾
釀秦續西漢末季是也雖然道德爲尚刑賞爲末中庸
論不賞不大也猶不若篤恭而況于賞罰耶然而世運
迥變非法度烏乎整齊賞罰聖人之所不廢也如曰必
期于篤恭此正深宮稱聖靜攝以遺天下者所爲托宿
也故天下入乎人主之度則人主自無棄天下之心矣

謹論

王者以天下爲家

萬曆辛丑會試

論曰王者宰天下以代天也必法天無私之意而後可夫以天下之大而人主第以一身馭之天下人遂若隸妾子弟臂使指運如一家人然者是天下人奉一人爲家督也人主不明於天下奉一人之義惟恣其一人操天下之權於是在天下之內分一家惟恐天下之有不爲吾家有又在家之外分一天下惟恐家之有爲天下所有空其堂奧撤其門屏一一据而擁之於卧榻之上且扃鑰之且緘滕之一日有他盜出入與非常者惟恐扃鑰緘滕之不固也王者知之常以其足家者足天下

見天下而不見家卒之所見無非家者藏家於天下彌見其家之饒藏天下於家彌見其家之大斯之謂王者以天下爲家請竟申之人主負黃居紫處深稱聖見謂掖庭歡館家之卧榻在是紫貝朱宮家之堂奧在是百雉九重家之門屏在是泄泄然家異視國國異視天下殊不知積百姓之家以有國天下卽爲國積國以有家國卽爲家是故秋鷦春庚龜手繭足衣吾家者也而尚衣黼黻之進爲小主伯亞旅暮晦朝丘食吾家者也而大官法珍之御爲小星羅棊置比屋環堵衛吾家者也而周廬巡激之沒爲小故知寒天下以燠吾家家必不得燠饑天下以飽吾家家必不得飽勞天下以逸吾家家必不得逸試觀夫素封之子持籌以理其家則必操刀問之術商者賈者佃者各予其貲貨而通其泉幣故能不箕歛而富若一旦盡奪其貲賄泉幣壅而封之不以權子毋將有坐而困者未見其能有家也而况乎家天下者哉以其家享天下勢莫便焉以天下奉其家養莫備焉如取如携取天下之財爲天下用權莫禁焉與其制入而朽何若制取而寬與其經小費之私藏何若飽大鑪之鼓鑄况乎貢人教倉與人河水比以有筭筭有其井一實也彼苛取而積比以不積而時取亦一實

也是惟王者知其然撤去其家與天下之形而無所彼亦無所此洞融其家與天下之理而無所左亦無所右是故雕堂綺櫳雲屏爛杆不以爲家壯麗也而惟恐阿房築天下之怨則其家頹味重九沸和兼芍藥不以爲家豐美也而惟恐糟堤濯天下之髓則其家殘羣罷驚鶴蟬娟豸池不以爲家樂宜也而惟恐裂繒薶天下之骸則其家散金銚啣壁懸藜列錢不以爲家玩好也惟恐丹楹漆城傷天下之脂脈則其家亂故司農司會問師旅師繕吾家也而研桑不得關其說廩人庾人遺人塵人紀吾家也而卜式不得助其忠減馬省獸不縻其支而清心杜五侯之僭奢則家之旁竇塞矣斗粟寸縑不怒其諫而正已式後宮之曳絢則家之僭擬消矣由是元氣灌輸膏血普祀朝無腐水蠹木之藏則有含舖鼓腹之適舉溥天之下親若父子驩若兄弟以戴王者而王者則門屏貧於四維堂奧鑄於九鼎回榻之側永無突決棟焚之憂而天下式於門內矣古者堯舜之治天下不治堂階而歌維叙歌時雍蕩蕩巍巍六合爲門九埏我闔其家若斯之盛乎而當其時不過黃收純衣素椽樸桶豈若季世鹿臺敖倉使武王散之沛公藉之以有天下哉則信乎人主無家以天下爲家也抑論堯

舜通天下爲一身故孔子曰脩己以安百姓孟子曰脩其身而天下平止以家言毋乃未該王道與然而有公天下之度而不私卽謂以天下爲心可也家與身無二矣雖然大傳以人土財用關天命而先之慎德則慎德者王者家天下之要樞乎故曰王道不外乎誠意謹論

二論應試之技是時余年少未能習古文也距今辛酉二十餘年矣偶于喻仲文案頭見之遂喜而收入集中聊以驗學問之進退云

文直行書

文選卷之十一

明宮保尚書壇石先生筆

男人霖伯甘編

河漕議

蓋河爲中國之經瀆聖王興則出圖書漢孝文時決酸棗東潰金隄於是東郡大興卒塞之孝武元光中河決於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淮泗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自此九河從碣石入海之故道湮矣至今日合淮而滌泗天之所以鍾祖陵王氣也然徐沛以下岍善

崩多填淤反壤之害障之以堤猶築垣而居波浪乎兼呂梁湍悍難漕迺鑄廣泃河股引諸湖之水以爲徑則河爲漕用者僅宿遷以下二百餘里庶幾無害耳不虞邇歲雨潦大行自濟至邗溝淼爲巨浸輓道千里皆嚙近復衝決于宿遷北十里奪故道而膠之已駱馬湖變爲沮淖可櫂不可舟泃幾無用矣上流新鑿之河靡數十萬而溜若高屋建瓴益不可漕其決處雖下淇園之竹以爲楫如捧雪沃沸鼎逆流挽緯上

一溜非五百人邪漕不可舟復多敗豈河公之真不仁耶至于淮泗羨溢隄塞之高于平地城郭有沉甍者則分黃導淮之舊議不得不考究而水衡金錢一任河隄使者恣所出入毋所容其寒儉戢嗇之見可矣然河口塞決湏乘霜落水平砥決之下流而分決之上流流緩則其勢自淤無當決敵怒之理也今長山一決駱馬遂闕舊渠已湮新河更悍又另鑿于下邳四十里之董家溝業已放溜而銜尾行舟泃似復矣但

河性徙決如鬼神安知伏秋以後無滄桑乎至
淮揚之隄其費鉅萬必官爲官堤而溝塗封洫
民亦各自競勸爲力如高郵之田向頗墾棄民
菱牧其中者自障濬有方收皆畝一鍾粟糶之
利通 兩京今其法不猶然可彷彿乎向也虞濟
北之澁虞符離之衝虞朱旺之壅虞呂梁之悍
今皆不然僅夏鎮以南至邳宿費手耳則河臣
與淮揚撫臣之責彌重而宣房沉璧負薪之勞
何可多讓西漢君臣乎夫河有變遷則法難膠
柱泐也黃也新口也宜兼存而兼防以聽其勢
之所趨而力爲疏得偏舉者必偏廢相陰陽觀
流泉古之人有行之者矣然東南下而西北亢
天地之道也邇歲江南間旱江北苦水是陰盛
遠經之應則所以搏掄調燮葆元和之脉而開
陽明之運又豈恃二三司空之屬能爲精衛之
填是又在 廟堂之上弔勉交脩哉

馬政議

國家問寺之馬專給京軍制也而邊馬則取足於市宣大爲多官市皆凡馬而市駿必錄私賈此古人有幽州馬客之歌鄉也插部自東北徙來無馬可市今插部已爲他所逐散而諸種並折於 叩關講市者無質語我亦與之爲無質語僅哈酋有馬來市爲數不多而將官以轉販讐言三倍各邊往市者雲涌哈酋亦能揣我之急而操其重馬不常來矣陝之西馬萬里而策

款段毛捲如蝟矣于是那發罔馬于邊每歲去其寄養之半然馬雖臆壯不耐騎馳各鎮將差官四出爲購所購僅能當所損說者謂西達附東思歸不止哈酋一部可權宜開市于邊以爲攜彼之端要須行之有法而京軍以守衛爲事不出國門多馬不過顧人騎坐所食皆糟覈殊無駿氣少給未爲不可已已烽燧舉我士馬物故者以谷量而泰凌食馬亦數千則今之乏馬如此可浪言戰耶史載衛驃騎霍冠軍兩校出

塞公私馬十八萬後入塞所錄不滿三萬騎自古已然矣京師草場堆積如坻幾隆之於天然非給三大營僅給御馬監御馬蓋各王府所造間兌之罔寺然不能滿五千騎中貴騎以出入紫禁之外日不數十武而內操演鶩鸛多用之俱於馬政無關惟西寧牧苑有古大宛月氏之遺風唐毛仲牧處雲錦千羣而今之行太僕卿虛名卿也吏部率以下考方面陞補不能視內道輒率不自振而所屬皆監吏卑之無甚高異

老人悉積駟牧軍鶉衣鷓面遊牝不以時放青
不以法課駒僅故事耳誠欲苑馬精良 朝廷
當特舉如毛仲其人爲卿等威陞遷視內卿寮
屬賓佐悉令自選又任長子孫十年廼考其績
遣內臣取效于目前必不能得當也苑馬十三
市馬十四罔馬十三通融於中外之討索馬軍
領馬嚴其限程椿棚之價多則馬骨高於丘陵
矣吏稱漢初天子不能具純駟及其後衆庶街
巷有馬則生無用命 大道獨理財云乎哉

曆法議

曆者歷也日月所歷之次舍也次舍以二十八
宿爲定長短二至定于南陸北陸春秋二分定
于龍首龍尾千歲之元璇璣察政以來業有部
限足奚不定而待于修修之云者一謂歲差之
參差難覈也一謂交食之分秒時刻難測也一
謂氣盈朔虛之遲早難稽也一謂春分以後多
空度八日秋分以後少空度八日難明也一謂
斜度廣中度狹土圭之平分難準也一謂南北

極高下隨地而舊曆三十六度之說難膠也然此皆數也天下無理外之數南正司天北正司地顓頊黃軒之世理數並明自九黎三苗亂德重黎失官羲和之苗裔竄于西域堯復典之舜察玉衡於戲盛矣三代以後至漢唐宋若甘石袁李許郭之徒其數非不井井具也然謂天左旋二曜五緯右旋是矣而不知經星亦右旋也堯時冬至在虛今冬至在箕也則星差而至不差也日食爲月掩日固矣而月食爲月亢日卽

宋儒亦杜撰爲閭虛而不知同度同道地影直障日光則交食之分秒時刻又當隨地之東西極之遠近測量也日行一度一歲一週天月行十三度計二十九日有零自然合朔惟月天有環出入于黃道內外不比日晷直行一線則遲早在渺忽之間而氣朔盈虛之名可不立也春秋分以後有八日多少之異則日天之心過赤道北八度空度可以不設也東望扶桑西望落棠皆人眼障于近地浮游之氣天中則清朗故

斜度寬大中度狹小而小見日出日入之間可
以無疑也南極入地北極出地赤道爲天紘中
國所居在赤道二十四度之北故晷影平長以
日躔赤道爲春秋分而蓋天倚杵之謬譚可以
勿參也凡此皆數中之理也 聖明秉籙乘乾
天官脩職諸儒漸次講明以課疏密當有超于
漢唐宋之臆揣以復羲和之舊豈非 今代之
唐虞哉

理學議

理學事功氣節三而一者也要以理學爲歸宿
事功不本諸理學則勲蹟雖爛雜于霸而已矣
氣節不本諸理學則矜奮不顧傷于激而已矣
此管晏羞稱于孔門標榜嘆惜于申屠也不腆
江右豫章表徐陳之迹鷺湖留朱陸之遺尋陽
彭澤侃潛著其高風吉水濂溪文周暢其遐軌
廬陵南豐歐曾擅其芳躅往不具論我 朝則
胡居仁吳與弼登木鐸之堂練子寧李時勉抱

金石之骨獨也餘干陪席俎上金谿屢議未決
而新淦諸君子幾幾乎腐同草木豈文章氣節
乃學問外事耶二正之季建白尤多三綱所關
維持不少卽食報雖未能盡同乃五尺之童則
亦知榮絃誦而尊骨鯁魁壘之彥矣惟是學之
不講聖人所憂而講者開不拒之門勢必牛驥
同皁虛標宗旨名目徒繁空貽口寔此餘干之
寔踐所以無敝也夫講學而關朝政是非當世
見謂歌雍旅岱伐顓臾孔子未嘗不斷斷焉洙

泗之問然而有孔子之心則可若分元佑紹聖
之朋而貽士大夫不解之禍國家受空虛之害
此賢智之過交爭兩敗徒令愚不肖進而規時
容容厚福則亦何益之有哉然其立名義之目
勅綱紀之防不可廢也次則心溺富貴負販其
操拜師受徒而市井無賴往往淆雜其中至于
腐儒僅守經義析理舛午亦曲意阿富貴者取
聲焉此羣瞽擿埴索塗聽導師置足者長此不
已理學安得不爲天下笑夫操才氣識學之質

地也借博審思辨以為之繪如臧武仲之智公
 綽之不欲卜莊子之勇冉求之藝文之以禮樂
 乃成其人人之不成學何為者今之時倘有能
 為轅固生之言詩伏生之言書高堂生之言禮
 田生之言易董仲舒之言春秋而又以明天人
 分際古今興革律歷河渠鹽鐵兵馬設科程課
 敬業樂羣浸尋于河津姚江之間而折衷于孔
 子寔學彬彬事功節義一本于此而後乃今為
 聖人之徒庶不為當世之所指目也

屯田議

天地不私大美而敷為物土之宜以厚生利用
 固與時升降者也官天地者要在貴太上之因
 而不去流弊之甚若盧扁問切色脉為方論隨時
 消息彼守古据經箴石雜投未有不傷燼元氣
 者國初軍屯不分

高皇帝欲養軍百萬不別靡民間一粒開天草
 昧經制弘備于時田疇廣衍尺籍精覈一切徵
 發大衆起建大工皆軍任之其軍固百戰之餘

國之爪士其田原無主者以軍爲主者故法行而課裕今軍長子孫不任授甲矣在腹裏者大半變爲漕卒不則門於城闔擊柝呼誰何又不則寓望迎送給蔬水而已比方寓有急動則召募調遣浮食竒民邊將蓄精信者爲丁旣稟厚倍名之曰兵而軍固若指拇之枝駢乎近因中外多故加派民田騷擾而相奉垂七百萬迄未底績司計仰屋未已秩官之吏猛督不遺餘力胥吏舛罔刻削益甚人心離渙有端矣夫兵久

則變生事久則慮易誰無杞人之恤乎說者遂謂但清屯田以養兵則餉之加者可盡復儒生俗士守師說讀科場射策套本固無足怪

廟堂筦軸亦同舌而和之夫旣章交公車矣

今上御極初年蓋嘗採諸臣論建屢降嚴旨勅行垂十年而竟未課斗升之效豈真奉行者不精力敢於扞詔諭乎其實無田可屯竟未有明白分疏入告者也匪獨今日萬曆朝愚簪筆承明之廬亦見勅旨行邊課屯每年僅有

以數百石妄應者于時計臣李汝華便欲以此扣年例餉金愚駁之曰此數百石尚係子虛卽有之其與幾何乃扣年例爲恐明年無肯以斗升應者宜大有開水田之議撫道官東于功令亦妄應某道開幾百畝偵之實一畝無開者天啓間特遣太僕寺卿董應舉開田京東顯設田部吏叅佐若而員至彼並無閑田乃買民間墾棄地千餘畝三歲報收籽粒一萬石未能視江南一富翁租課堂堂 朝廷張官置吏而董董

若此見戲乎得不償失明年卽報罷矣蓋 累朝休息生齒殷繁不啻十倍國初民自爲生計豈復有遺地吳越之沃壤勿論已閩中山谷磽陘田最少民且度山巔爲梯田如納陞然然必山巔自有泉脉者乃田之非凡山可田也至于天下衛所之屯田籍固未去也而衛軍漕卒悉稟於此皆有額徵其屯田御史及按察分巡使者不過綜稽籽粒之完逋官佃之侵牟望軍之腹未足也能抵募兵之餉乎各衛所軍可盡廢

耶漕轉可便罷耶至于各邊厥土高亢名爲屯田實皆屯地可耕者豈復甌脫卽有一二爲將官豪右所兼并能幾何哉說者又謂鳳陽以北至徐州一望荒莽可田也嘗往來其地歷詢土人則曰細民多流徙里長第刈田中草萊輸官凡足以辦蓋 帝鄉湯沐田地悉輕賦土質不腴藉第令給牛種而墾之失時不雨民且狼顧實不足更費耳蓋一夫一牛能耕水田三十畝畝收三石而贏共可得百石若耕旱地一夫僅

能種二三畝 芟夷蘊崇之不時草與矣或曰何不改爲水田不知天地之殺設不能遠也東南地壤五六寸下有積理之底土性橫故可居水西北地壤燥狃深一二尺皆疏理無底土性直其何以居水而田諸或又曰京米非水田耶不知此田僅從河壩闕深二尺餘借河流淫漑成苗河羨則墊沒距河稍高遠復不居水與凡地同此京米亦董董入市不能如坻塘之積也元虞集京東水田之議止燦于議論未見施行卽本

朝萬曆中御史徐貞明爲潞水客譚不竟成畫餅塵飯乎又如正德中璫瑾擅國喜興利行法精悉媚子輩以屯田說進廼遣京卿四出專督之督寧夏者爲大理少卿周東至其地與都御史安惟學承瑾意如束濕薪比追屯逋筭掠及婦人于是千戶何錦指揮周昂奉安化王以及豈非前事之殷監哉嗚乎坐譚者無害不稽敝究終輕易口畫天下便計至取策口套木塞責而妄庸上書人比比竟未有端言其故者時事

真可太息耶大抵太平之治寬大蕩佚使百姓閒暇獲各自盡力于南畝家給人足煙火萬里上之人政不必多制以撓之但力除貪殘糧清訟簡上之人卽不能無徵發佐興天下皆曉然知其起百姓以爲百姓也終事好義豈不如大傳所稱哉篤恭南面此所以爲唐虞之理也何區區空言職競爲

治道議

自古帝王相傳之道精一執中而已矣中則如
天樞居所不與三光爭明而無乎不章也不與
四象爭功而無乎不成也堯舜在上垂衣裳而
天下治史臣贊之一則曰其仁如天一則曰其
德好生三代盛王寬仁恭默肅雍敬簡久於其
道而天下化六經大法萬世之師模也迨春秋
戰國功利日競干戈雲涌秦以憊急而速摧漢
以大度豁如之主收之文帝清淨戶口滋殖繼

之以景幾比成康武雖雄才大畧眷眷多事
唐宋以來英誼不乏治亂如循環然大抵聰察
勇斷者傷元氣于莫覺求治愈速釀亂愈滋漢
宣號稱綜覈術尚申韓用恭顯而啓元帝之信
宦者貴許史而啓成帝之任外戚殺趙蓋韓楊
而啓哀帝之誅大臣此春秋之所以責備賢者
若唐德之猜忌臣下宋神之銳意富強尤足鑒
鑒矣夫王道無近功急趨無善跡人主舉事要
足爲子孫萬世法程斯黎民尚亦有利哉我朝

列聖休光流唐漂虞甄殷蕩周

皇祖五十年

治理不下堂階而方內晏然東征西討所向奏

績迺今日

英明撫運何殷憂之至而釁芽之

多乎母乃

天之所以啓聖而興邦歟

皇上

宵衣旰食聲色無適土木無興神仙狗馬無所

好而

召對日講

天語頻頒有倫有脊章奏

票擬裁斷精嚴禦戎討賊威訓赫然百爾臣工

若皆不能裨補萬一而厥衛之刺事如雲過無

洪瑣畢達

天聽斥繫繫纒纒而刺姦之姦又誰

刺之恐姦益伏于不可知之地朝士如趨市焉
豈非有君而無臣哉仰窺 虞慮不過曰若有
其臣何亂之不彌而治之不舉耶然太平無象
驩虞易見皞皞難明九水七旱堯湯不以其故
貶聖若一意操絃以急法是天樞自動于紫垣
之中而經緯必亂其次舍非於穆不已之運矣
今天下水旱盜賊邊境之患日聞百姓疾耕力
作以供賦稅呻吟愁擾中外臣僚拮据以奉功
令日在雷霆之下人思稼穡之實是何其求治

而愈不治耶豈任法有時而窮耶則何若轉任
于自古相傳之大道以二帝三王爲法而以漢
唐宋世之季主爲戒歟抑又有說焉主治者君
輔治者相也今 上實有堯舜之資而下實不

敢言有皐夔稷契以副倚托然從古不借才于
異代金之在鎔惟冶之所鑄木之在繩惟匠之
所直卽如漢之有丙吉魏相唐之有陸贄宋之
有司馬光皆可學者也丙以寬魏以肅陸以謹
司馬以正不一 一惟君是從故皆有聲稱于後

世然任相者君也惟丙魏之後參以黃霸于定
國是以能成其爲中興之漢宣若唐德有陸贄
而又有盧杞宋神有司馬光而又有王安石用
舍之間治亂天淵可不慎歟

